

Crazy

疯狂



译林出版社

[德国]本雅明·莱贝特 著 齐快鸽 译



疯狂

[德国] 本雅明·莱贝特 著 齐快鸽 译

CRAZY

译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疯狂 / (德) 莱贝特 (Lebert, B.) 著; 齐快鸽译. - 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02. 10
(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)
书名原文: Crazy
ISBN 7-80657-377-1

I. 疯... II. ①莱... ②齐... III. 自传体小说-德国-现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4751 号

Copyright © 1999 by Verlag Kiepenheuer & Witsch, Köln.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Verlag Kiepenheuer & Witsch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2 by Yilin Press.
登记号 图字:10-2000-115号

书 名 疯狂
作 者 [德国]本雅明·莱贝特
译 者 齐快鸽
责任编辑 赵璠生
原文出版 Verlag Kiepenheuer & Witsch, Köln, 1999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E - mail yilin@yilin.com
U R L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4.5
插 页 4
字 数 96 千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57-377-1/1·296
定 价 (精装本)10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另类少年的自白

——评《疯狂》

德国近几年新锐作家辈出,在德国文坛独领风骚,其中最年轻、最引人注目的作家是本雅明·莱贝特。他于1982年生于德国的弗赖堡,1990年起定居于慕尼黑。虽然高中没有毕业,也没有机会上大学,只能蹲在家里,以写作为业,但他却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,除了为《南德日报》的少年杂志《眼前》写文章外,还埋头写小说,十六岁出版了处女作《疯狂》。这本书不仅获得了评论家的关注,还赢得了读者的青睐,在短时间内销售了十八万册,成了轰动德国文坛的畅销书。

《疯狂》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,以趣味十足和充满自嘲意味的笔法,描述了寄宿学校处于青春期的学生骚动不安的灵魂。主人公莱贝特是个左半身瘫痪的残疾少年,因功课不好曾多次转学。为了让他能够勉强毕业,家人最后把他送往一所寄宿学校。在那里,他虽然学到了与生活相关的一些知识,但依然不努力学习,数学根本学不进去。他不仅不把精力放在学习上,而且和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胡搞瞎搞,干了一些疯狂的事:酗酒、吸烟、夜闯女生宿舍、逃学去慕尼黑、到酒吧寻求刺激等等。他自以为干这些荒唐的事,好让自己变成一个“大人”,但是他最终也搞不明白,他们干的这一切算是什么。他困惑、迷惘,陷入沉思之中。最后,莱贝特因学习成绩不及格,常常惹是

生非,又被学校勒令退学。在学期结束的前一天,父亲又把他接回了家。

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,又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。作者毫不隐讳地讲述了自身的另类经历,把自己的形象推上社会的舞台,对所有的观众现身说法,直抒胸臆,表达了成长的艰辛和切身的体验。他讲的这些事,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,一些青少年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,进行深刻的反思;一些家长也可以把他的经历当做一面镜子,发现家庭问题带给子女的负面影响;学校的老师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出学校教育的症结所在,找到教育“问题学生”的正确途径。十六七岁的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的阶段,进入青春期后,随着生理的变化,心理也会发生变化,对异性会产生一种朦胧的感觉,好奇、追求在所难免。学校必须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健康的性教育,对他们加以正确而恰当的引导便显得尤为必要。而莱贝特所在的寄宿学校实行的是封闭式的教育,结果适得其反,导致学生到医生的诊所去寻求性教育。莱贝特在小说中坦率地描述了他们对性知识的渴求,这也从反面说明寄宿学校忽视这方面的教育所产生的后果。对待“问题学生”,对待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,老师是采取帮教的方法,耐心而循循善诱地指导他们,消除他们的畏难情绪,端正学习态度,还是挖苦、鄙视他们,拿他们当做取笑的对象,让他们无地自容,这关系到学校教育的成败。莱贝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。小说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:在数学课上,老师法尔肯施泰因“命令我们合上书,他要问问题了,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搜寻着一个倒霉的牺牲品,我紧张得要命……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”,“最近一段时间我老是被他叫起来回答问题,因为他知道我什么都没听懂,这可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满足”。老师

的刁难、奚落,使莱贝特觉得“上学本身就意味着打一场艰苦的心理战,你的日子可不好过,而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就很残酷”,“在巴伐利亚这种状况尤其糟糕,只有那些从早到晚不停地啃书本,会编程序的电脑儿童才会受到良好的教育,而其他学生则被抛弃在一边”,这样一来,像莱贝特这样的学生便自暴自弃,干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“疯狂”举动。同样,家庭问题也影响了他们健康的成长。莱贝特的父母感情不和,父亲在外拈花惹草,常常居外不归,家庭处在分崩离析之中,他“害怕听到妈妈的哭哭啼啼,害怕听到姐姐绝望的声音,害怕听到爸爸的咆哮”,他“默默地忍受他们的争吵,把苦水往肚里吞”。作为他们儿子的莱贝特,“觉得自己很无助,很空虚,很痛苦”。为了使他远离他们的争吵,他被送进寄宿学校,他姐姐认为这是他们把他送走的惟一理由。受到家庭抛弃的莱贝特硬着头皮到了学校,一种逆反心理使他变得乖张、矫情,自然而然就和一些不良少年气味相投、一拍即合,走上“疯狂”的道路。虽然如此,莱贝特身上也不乏纯真的一面,在夜行列车上他阅读《老人与海》,深深为小说中的故事所感动,禁不住热泪盈眶。由此可见,像莱贝特这样的学生具有可塑性,只要引导得法,调动他们的积极的因素,他们便会从“疯狂”转为理智。莱贝特叙述的自身经历,不仅让成人感悟,而且也能引起同龄人的共鸣。

《疯狂》从题材上来说属于成长发展小说,这种小说又称教育小说,十九和二十世纪流行于德国,都描写年轻人在与环境的不断抗争中思想得到发展、性格趋向成熟的过程。作品注重刻画人物内心的体验,形式上都采用第一人称,往往具有自传性质。歌德的《威廉·迈斯特的学习时代》是最重要的代表作。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成长发展小说有黑塞的《彷徨少年时》。

《疯狂》可以说是当代描写少年内心世界的成长发展小说。莱贝特和黑塞之间,其实有一些偶然的相似之处。和莱贝特一样,黑塞在十六岁之前,也是因为行为不良或个性倔强等,频频更换就读的学校。1892年,那时年仅十五岁的黑塞正面临一生最重要的抉择,他向自己发问:“我究竟要当一个诗人,或者一事无成?”从此,他阅读了大量德国文学作品,尤其是歌德的作品,陶冶了情操,使自己少年时期的叛逆不至于成为单纯的成长问题。一个世纪后,我们发现他最终成为世界文坛上深具影响力的小说家。现在本雅明·莱贝特也是通过文学创作找到了自身的价值,写出了一部关于成长、渴望、梦想、友情的小说。正如德国报刊评论的那样:“作者的第一部小说,太惊人了!它是当代最激励人心之作。任何年轻过的人,在这本书里会了解自己曾走过的岁月;正值年轻的人,可以更深刻品味年轻。”《疯狂》之所以在德国畅销,原因正在于此。

(雪 声)

谨以此书献给
布鲁诺·施内和诺贝特·莱贝特

1

我应该待在这里,如果有可能的话,一直混到中学毕业,这就是我的打算。我站在诺伊泽伦寄宿学校的停车场上,环顾四周,爸妈就站在身旁,是他们送我这里来的。我已经被四所学校勒令退学,这应该是我上的第五所学校了,倘若它能把我那该死的总是6分^①的数学成绩弄成5分,我也就满足了。

早在我来这里之前,校方就已寄了几封信到我家里,信里充满了鼓励的话:亲爱的本雅明,只要你到我们这里来,一切都会变好的,在你之前的很多学生都做到了这一点。

他们当然能够做到,一所学校里有这么多学生,其中总会有一两个“变好”的,这我知道。只不过我和别人有点不同,我今年十六岁,正在重读八年级,估计我在这儿还是升不了级。我的父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妈妈是医生,爸爸是工科大学毕业、有任职资格的特许工程师,他们当然不能满足于我只读到中学毕业,我还得进一步深造才行。那好吧,因此我才会在这学期中间来到这里,站在寄宿学校的大门口。妈妈塞给我一封信,叫我过一会儿把它交给校长先生,信里详细介绍了我的个人情况。我提着一只箱子,等爸爸过来,此时他还站在车后,在找什么东西,我

① 德国学校学生成绩采取6分制,1分最高,4分及格,6分最低。

想我会想念他的。当然我们也经常争吵,但是,每当我在学校辛辛苦苦地过完一天,回到家里时,他总是第一个含笑迎接我。我和爸爸往楼上秘书处走去,这所寄宿学校从里面看起来比外面更糟,房子几乎全是木质的,又老又旧,可能属于洛可可式^①或是什么式的,我也搞不清,我的艺术史成绩和数学一样糟糕。爸妈却很喜欢这所房子,他们说脚踏在木头地板上发出的声音很好听。

这就是我对这个学校的第一印象。在秘书处等着我们的是一个胖女人,她叫安格莉卡·莱尔希,面颊丰满红润,身材高大健壮,站在我面前,我都有点害怕。她送给我几张寄宿学校的贴纸,上面印了一只背着书包、笑呵呵的老鹰,老鹰下面写着一排斜体字:诺伊泽伦寄宿学校——全新学习的开始。

我打算把这些贴纸送给父母,他们一定会把它们贴在厨房或者……唉,鬼才知道该贴在哪里。安格莉卡·莱尔希握着我的手,欢迎我来到学校,她说她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十年,还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。不管她说什么,我决定都不回话。我挨着爸爸和妈妈坐在一张红棕色的长沙发上,拉着妈妈的手,紧紧地偎依着他们,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近地靠着他们了,这种感觉很好,很温暖,仿佛自己被人保护着。莱尔希女士说,校长很快就会过来亲自接待我们,她说完随手揉了揉鼻子。现在一切都成定局了,我坐在这里,等着过一会儿被人领走。我烦躁地看着地板,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在看地板,我是在看……啊,反正也无关紧要。我大概这样坐了五分钟,校长就来了。校长耶尔格·里希

^① 洛可可式(Rokoko),十八世纪初起源于法国,十八世纪后半期盛行于欧洲的一种建筑装饰艺术风格,以矫揉造作、精巧、繁琐和华丽为其特征。

特是个年轻人，估计三十岁上下，也许再大一些，身高1米85左右，一头黑发，中分，看起来和蔼可亲。他一走进来，就坐在我面前的一把椅子上，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很快跳起来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，他的手湿漉漉的。他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，他的办公室离秘书处不远，我一边走，一边仔细地听着木板发出的声响，我觉得它并不好听，不过管我什么事呢？

一进办公室，里希特先生就送给我几张寄宿学校的贴纸，它们比莱尔希送给我的要时髦多了，上面的老鹰是立体的，画得好看了，即使那只书包也很漂亮。

即使如此，我也不打算要它们，随手把这些贴纸塞进了妈妈的手提袋里。耶尔格·里希特请我们坐下，他的办公室很大，比我们刚才看到的所有的房间都大——包括莱尔希女士的办公室。墙上挂了几张昂贵的画，家具非常豪华，使得这里面看起来很舒服。“嘿！本雅明，是不是急着要看你的房间了？”里希特先生提高嗓门问道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从嘴唇之间挤出了一个“是”字。这时妈妈轻轻地拍了我一下，啊，把信给忘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从包里拿出了那封信。

“我给您写了几句话，”妈妈看着校长说道，“这些话很重要，可是我的儿子从来不愿意说，所以我想还是告诉您比较妥当。”每次都是这样！不管到哪所学校，妈妈总是认为给校长写信最好。写信！好像通过写信就可以解决问题似的！那好吧，我慢慢腾腾地走到大办公桌前，里希特就坐在它后面。跟这里的其他东西一样，这张桌子也是木头做的，像柏油似的漆黑油亮，上面摆放的东西很少，只有一台电脑，桌面上还刻着学校的标志——一只背着书包的老鹰，线条虽然很模糊，但我还是能辨认得出。我瞧了一眼信封，上面写着：

关于我儿子本雅明·莱贝特偏瘫的说明。

我有多少次把这样的信封送到老师手里了？肯定有十几次了，而现在，我又在做同样的事。耶尔格·里希特一脸好奇的神色，赶紧接过信。他打开了信，令我惊讶的是，他竟然大声地读了起来，他的声音既清晰又明了：

尊敬的里希特先生：

我的儿子本雅明自出生后就偏瘫，他身体的左半侧，特别是胳膊和腿的功能都受到了限制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凡是比较复杂的动作，如系鞋带、使用刀叉、画几何图形及使用剪刀等等，他都无法完成或只能部分完成。此外，在运动方面他也有困难，不能骑自行车，其他所有需要保持平衡的活动对他来说都有困难。

我希望，您能考虑到以上因素，多多支持帮助他。不胜感激！

谨致诚挚的祝福。

尤塔·莱贝特

当里希特念完最后一句话时，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强烈地渴望自己置身于一个不需要任何解释的地方。我又慢腾腾地走回爸妈身边，他们站在门边，手拉着手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，因为他们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。耶尔格·里希特抬起头看着我，然后点点头，“我们会照顾好本雅明的！”他说道。这当然不成问题了！

我们上楼向我的房间走去，它在二楼，并不算远。我们跟在

校长后面,穿过一条长长的木板走廊,然后走上一道长长的楼梯,两边是雪白的墙壁,接着又拐进了另一条走廊,我紧紧地拉着爸爸的手。“你很快就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!”耶尔格·里希特对我说。这条走廊的墙壁不再是白色的,而是黄色的,这种黄色原本很漂亮,却因为地板上铺了灰色的地毯,看起来很不协调。走廊上空无一人,学生们都回家过圣诞节了,还没有返回学校。一扇窗户旁边挂了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:本楼层由卢卡斯·兰多尔夫管理,凡是外出购物、发放零用钱、安排就寝时间以及其他任何活动都必须由他批准。卢卡斯·兰多尔夫的办公室在219室。

里希特指着那块牌子,对我眨眨眼睛说:“卢卡斯·兰多尔夫也是你的老师,你一定会喜欢他的,他刚来这里不久,两个小时以后他才会返回学校。我敢肯定,你以后会经常和他打交道的。”

我回头看看爸爸,他就站在我身后:身材高大,十分强壮,我真不愿意他现在就走。

妈妈已经进了房间,我跟在她后面。房间很小,和广告里宣传的完全不一样。浅棕色的橡木地板上有裂缝,甚至还有几个破洞,一边靠墙的地方摆了两张床,都是又老又旧的床,它们中间摆着一张巨大的书桌,还有两把椅子,其中一把椅子上放了一块印有老鹰图案的垫子。另一边靠墙的地方竖着两个柜子,其中一个上了锁,另一个就是给我准备的。此外还有两个床头柜和两个储物柜,可以用来放书。墙壁是雪白的,只有左边床头的墙上贴了几张海报,都是关于体育运动和电脑游戏的,这可能是我的室友贴上去的,他现在人不在。爸爸和里希特先生也走了进来,把三只箱子和一个旅行包放在地上。这时我突然想到了

女秘书莱尔希，她竟然在这个破烂的地方待了三十年！里希特拉开书桌的抽屉，拿出一张小纸牌、四个图钉和一把锤子，然后走出去，把小纸牌钉在门上。牌子上写着：

211 房间住宿生：雅诺施·亚历山大·施瓦茨(九年级)；

本雅明·莱贝特(八年级)

一切都是按照程序办事，我就待在这里了，如果有可能，一直待到中学毕业。爸爸和妈妈要走了，互相道别后，我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走廊里，听到喀嚓的关门声和脚踏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，真希望很快再见到他们。里希特送他们下楼，说他很快就回来，他们得商量一下学费的事，而我在场就不合适。我拿起旅行包，开始收拾东西：内裤、汗衫、套头毛衫、牛仔裤。奇怪，格子衬衫到哪里去了？

※

雅诺施说这里的伙食很差，非常差劲，一周七天的伙食没有一天好些。他正站在浴室里洗脚，我在一旁等着。这间浴室很大，有六个洗脸池，四个淋浴头，墙壁都贴了瓷砖。所有的洗脸池旁都站满了学生，我和五个学生一起在等，其他人还在睡觉呢。

雅诺施用手挤了脸上的一颗青春痘，然后洗洗手。轮到我了，里面热气腾腾，镜子雾蒙蒙的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雅诺施在外面等着我，我决定动作放快一点，我很快地刷了牙，洗了脸，擦干双手。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浴室，它离我们房间只有十来

米远，我们穿过走廊，有人告诉我这条走廊叫“鸡翼”，也叫“兰多尔夫走廊”，因为他也在这一层住着。这层楼一共住了十六名学生，年龄各不相同，从十三岁到十九岁，分别住在三个三人间、三个双人间和一个单人房里。单人房里住着一个非常粗暴的家伙，名叫特罗伊，他姓什么我倒一时想不起来了，雅诺施给我讲了很多有关他的事，说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很久了，性情非常怪异。

这时，我们的老师卢卡斯·兰多尔夫也穿过走廊，他戴了一副老式眼镜，面无表情，几缕乱蓬蓬的头发垂在额前，他比我稍稍高一点，其实也高不了多少。雅诺施说，从来没见过兰多尔夫换下他那件绿色的套头毛衫，他很小气，几乎就是一个吝啬鬼，不过除此以外，他还是一个比较和善的家伙，不是那么严格。我们在宿舍里聚会，他从来不会干涉，连女生也可以上来，有时他就像吃了一颗安眠药，而其他老师可要警觉多了。

卢卡斯·兰多尔夫微笑着走到我们身边。他看起来很年轻，估计不会超过三十岁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问，“雅诺施是不是带你参观过学校了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答道，“都看过了。”

“图书馆还没有看呢，”雅诺施说，“我们把它给忘了，我现在可以带他去看看吗？”

“不行，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们俩现在赶快上床睡觉！”兰多尔夫说完转身就走了，他走路时摇摇摆摆，可能还在回味着美好的假期吧，我也是。今年的假期我们只在蒂罗尔南部待了几天，再没有去什么地方，我还跟我姐姐吵了一架。不过现在觉得，比起这儿，那里简直就是天堂。

我们走进房间，雅诺施说想和我聊聊天，我欣然同意，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孩。我到这里才待了七个小时，就很快和大家

混熟了，开始和他们谈起了女人。老实说，我根本不是那种类型的人。

这并不是因为我身体残疾，绝对不是，我跟女孩交往的运气就和学习成绩一样糟，我几乎就没有和她们交往过，倒是常常站在一旁看别人如何勾搭上自己心里喜欢的女生。雅诺施一直说个不停，说什么鲜花呀，闪烁的灯光呀和大乳房。我想像着这一切，积极地附和着他，说那样的女孩的确不错。我坐在床边，左腿隐隐作痛，每天晚上都是这样，这条残疾的腿已经这样痛了十六年了，我有多少次希望干脆把它锯掉算了，锯掉！连同左胳膊一起扔得远远的！留着它们做什么？只不过为了提醒我：我既不能跳，又不能跑，不能像别人一样快活。不过我还是没有锯掉，说不定需要它们来帮我学数学呢！

雅诺施这时已经转到另一个话题，他回忆起他的童年，他说以前的生活比现在好多了，又说要是能从寄宿学校里逃跑出去，可就太棒了。逃跑出去，获得自由，自由对雅诺施来说可是最重要的东西。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，我才来这儿不久，尽管如此，我也想逃跑，这点我很清楚，而且是跑得越远越好。我们开始抽烟，学生本来是禁止抽烟的，我们才没兴趣管它呢！雅诺施划了火柴帮我点着烟，我划不了火柴，它需要两只手的配合才行。我们俩坐在窗边，窗子开得大大的，如果这时卢卡斯·兰多尔夫突然来了，我们就会立刻把烟扔到窗外去。雅诺施盯着我，他看起来很疲惫，金黄色的头发越垂越低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在窗台上熄灭了烟头，然后把烟头扔到楼下黑乎乎的停车场上，就在几个小时以前我还站在那里呢，而现在人已经在这里了。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发生的事，也许这样很好吧。我也把烟头扔出窗外，然后我们躺下睡觉，确切地说，躺下试图入睡。雅

诺施又说起了他喜欢的女孩玛琳，“她真的很可爱！”雅诺施说。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绝大多数我认识的男孩在谈起他们喜欢的女孩时，绝对不会这样说的。雅诺施再没有说别的，这样很好，真希望他跟玛琳能成。外面夜空清朗，天上没有月亮，我像往常一样又坐在窗边。



我起床时觉得很累，又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夜晚，我几乎没有睡着，一直坐在那儿等待。窗外的天色渐渐泛白，这也许是一个征兆，也许不是，又有谁知道呢？

闹钟响了起来，那声音真叫人讨厌，它听起来像是开学的第一天的铃声，又像是数学课的铃声。我关掉闹钟，黑色的牛仔褲、白色的平克·弗洛伊德T恤衫已经准备好了，昨天晚上就把它们放在书桌上了。妈妈把它们收拾到箱子里，正好紧挨着书放在最上边，我想这不会是巧合吧！我很快穿上衣服，离吃早餐还有一些时间，我已经知道怎么去餐厅，雅诺施已经给我指过路了。他还在睡，也许应该叫醒他，听说迟到的话要受到严厉的惩罚，不过相信他肯定知道这一点。在裤子口袋里我摸到一张纸条，那是爸爸写的：

亲爱的本雅明：

我知道你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，我也相信，你会独立地处理好一切事情。不过，请想想，这对你是最好的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！

爸爸